

梦里依稀慈母泪

□唐德亮(瑶族)



母亲肯定读过书,起码读过年把私塾。这当然仅仅是我的猜度。读一年级时,有人说我聪明,已认得不少字。偶见母亲坐在屋里,手拿一卷手抄本的《增广贤文》在读:“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现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间或放下书本,她也能背出其中的不少“名言”“警句”: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路遥知马力,日久知人心……”母亲用的是土话,听起来却像吟唱,颇有韵味与磁性。故而半个多世纪后,我仍能背出那些经典句子。

入学没多久,母亲便考我的算术。她问:
“七加六等于多少?”
“十三。”我答。
“八加九呢?”
“十七。”
“十减三等于几?”
“等于七。”
……
“哦。算你有进步。记住,读书一定要认真听老师讲课,不可偷懒。”

沙水冲有个农民采茶戏剧团,常到四邻八村演出。上世纪60年代初某夜,母亲用背带背着弟弟,牵着我,入里寨(上沙水)看排演。中街的文化室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热闹异常,人们围着村里几个唱采茶戏的演员看他们排演。一曲终了,忽见母亲竟背着弟弟走上不是舞台的舞台,开嗓唱了起来:

哈马楷噠噠哟哟
哈马楷噠噠哟哟
噫呀优噠哟哟
……

只记得这么几句,什么意思,那时懵然无知。唱毕,母亲又回到座位,静观别人唱戏。

父亲溘然去世,对母亲不啻是个重大打击。从此,再没见过她唱戏、吟颂《增广贤文》,话也少了,每天早起,挑水,烧火做饭,哄、喂弟妹吃饭,喂鸡,喂猪,出工,傍晚回来侍弄菜园子,浇水,施肥,除草,摘菜,再煮饭,休息日上山砍柴,摘猪草……忙个不停。

我最喜欢母亲趁墟。每次趁墟,她都会买些糖果饼干之类给我们兄妹俩。有时还会买一块猪肉,改善生活。

某日母亲又去趁墟,我与弟弟留守在家。想起平日母亲为养猪整日劳碌奔波,于是也学其样,去田头溪边,摘几把嫩猪草扔进家门口的猪栏,喂那两条猪。两条猪初始还“啧啧”有声,吃得甚欢,不料才“和平共吃”一会儿,大猪就霸蛮,挤兑小猪,还踢咬它。我为遭欺负的小猪愤愤不平,用棍子敲打大猪,大猪仍不予理睬。于是怒火中烧,回家拿出一把柴刀,待大猪尾巴伸出栏外,左手将其抓住,“叫你当恶霸!”右手举刀狠命一砍,“啪”的一下,大猪在惨叫声中,一截猪尾巴便一分为二,我手里抓着后半截。

我的荒唐行为惹恼了母亲。趁墟回来的母亲看见鲜血淋漓的大猪,边骂边用绳子将我捆绑在屋边的一根木桩上以示惩罚,村里一群孩子围观着看热闹。隔壁十婆老闻声过来,见状,对母亲说:“放了他吧,小孩子不懂事的。”母亲心一软,便解开了绳子。

我东游西荡,天黑了,才惴惴不安回家。只见母亲伏在台桌上在叹气抹泪。她是为我的不懂事?为被砍掉尾巴的猪?还是为她自己坎坷的命?

我不知道。

我东游西荡,天黑了,才惴惴不安回家。只见母亲伏在台桌上在叹气抹泪。她是为我的不懂事?为被砍掉尾巴的猪?还是为她自己坎坷的命?

母亲改嫁离开沙水前,对独自留下来不随她走的我进行了一番做人教育:“今后妈不在你身边了,你千万不要学偷骗、做坏事,要努力读书,读到

少数民族文艺

书,大个(长大)才有出息……”还进行礼貌教育:“见到长辈要有礼貌,打招呼。”

村里几十户人家两三百号人,那么多人,怎样打招呼?我面有难色。

于是,母亲一户一户地教我:“某某的爸,要叫他三伯;某某的妈,要喊她六婆;某某的奶奶,要叫一婆老”;谁该叫“三姨、六叔、七伯、八娘、十叔老……”年轻一点的该叫“某哥、某姐”等等,悉数教了一遍。母亲的叮咛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虽嘴笨舌拙,但从此见到长辈都会恭敬地打一声招呼。

改嫁到大富蒙洞后,每年我都会去看母亲一两次。在蒙洞她又生了三个孩子,不消说参加生产队劳动,就是种菜、养猪、操持家务,就够她忙累的了。有日趁永和墟,在卖菜的地方见到她,她面前摆着一箩半青半红的尖辣椒,乏人问津。她说一斤能卖九分钱,如全部卖掉,可赚一元半左右。她给我两毛钱,让我去买碗油糍或混饨吃,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过了钱,也没思量她挣一毛钱有多艰难。她那一箩辣椒是否卖光了我不知道,揣着两毛钱,我高兴地离开了她。

1973年冬某日,德星弟来到我读书的永和中学,告知我母亲病重,想见我。我向老师告了假,匆匆赶往大富。走进卫生院母亲的病房,恰逢她正伏在床边朝地上的痰盂“咯一咯”地呕吐。见到我,她吃力地坐到床头,微笑了一下,高兴地说:“你不来,怕是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唉,刚才黄胆苦水都呕出来了。”我的心一沉,眼泪夺眶而出。仔细端详母亲,发现她瘦了,更虚弱了,鬓边又添了些白发。她告诉我,她得的是风湿性心脏病,医生说是过于劳累造成的,已经很严重。“这回怕是好不了了。”属于母亲的河流日新干涸,而我情感的河流却在澎湃。我陪了母亲一星期,为她端水,帮她取药,听她半夜呻吟、呕吐,我焦虑、揪心,为母亲难受、安慰她,但也无能为力。我请假的时限到了,临别那天下午,我对她说:“妈,过几天我再来看你。”说完,依依不舍离开了卫生院。

走出院门,经公社党委、粮所、百货公司,绕了半圈,上了公路,又走了一小段路,下意识地向左边卫生院方向望了一眼,蓦地,只见卫生院侧边水渠与菜地边,站着一个人,很是眼熟,定睛细看,竟是母亲!原来,她不顾沉疴,起床出门,冒着凛冽寒风,来到溪岸边,知道我必定从这里路过,肯定是为了再看我一眼。我心里一热,喊了一声:“妈!”

“苟广!”母亲吃力地叫了一声我的乳名。

隔着溪渠与菜地,母子俩伫立着,对视着。

良久,我喊一声:“妈,你保重,我走了。”说完,三步一回头地离开大富。

这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面。

这是最刻骨铭心、最悲情的最后一面。

几天后,德星弟又来到学校,哽咽着将噩耗告诉我:“妈……她,她……”

我立刻明白了什么。最不愿听到、最不幸的事终于降临了!原来母亲早几天病情加重,被送去县人民医院,早上大叫一声“我很难受!”医生赶来,抢救无效,匆匆离世。见到躺在太平间的母亲,我泪如泉涌,不愿相信、但又不得不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

送别母亲,我终于意识到,我真的是一个失去父亲又没了母亲的孤儿。

“梦里依稀慈母泪。”常常,我会在梦中想起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谆谆教诲,她那辛勤劳作的身影,还有卫生院溪渠边的最后凝视……



在我的老家,管叔叔叫满满,满满叫田兴旺,与我同龄,也是我童年时候最好的玩伴。满满的家本来在河对岸那边深山沟里,那一年除夕,大雪封住了山路,满满迫不及待地要来到这个世界,满满娘终究因为大出血难产而死。听老一辈说,满满娘本来是不会死的,只因为雪太大,又是除夕,满满的爹找不到人帮忙抬满满娘去医院,以至于满满的娘从清晨喊救命一直喊到黄昏才咽气。后来,满满的爹带着一双儿女在深山沟里相依为命。再后来,16岁的姐姐因为跟满满爹吵架喝下了敌敌畏随娘而去。那一年,满满10岁,跟着父亲和几根开始腐朽的木桩子搬到了我家附近。

记忆中,满满家很穷,几根开始腐朽的木桩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茅草房。满满家的后院,就是我家的红薯地,10岁的我,已经开始做农活了。我常常扛着锄头在满满家后院的红薯地去挖红薯,满满赤着脚,躲在用玉米杆做成的板壁后面偷偷地看着我,当我挖满一背篓红薯想背回家起不了肩时,满满会飞快地从后面跑来帮我把满满的背篓端起来。

孩子们的熟识就是这样简单。我们一起上山砍柴的时候,满满像机灵的猴子一样爬上高高的树干,剥着树干的枝桠,然后梭下树,找一根藤条,很利索地把枝桠捆好,而我,只需要坐在旁边的大石头上,吃着满满给我摘的野果什么都不用管,就可以扛着现成的柴火回家。下河捉虾、逮蟹是我记忆中跟满满最好玩的事情。清澈见底的河水里,虾子体肥而通透,在背光又潮湿的长满青苔的苔茸角,虾子成群结队集结在那里,我们挽起裤管,拿着撮箕,轻轻下水,从虾子的后面迅速地一撮而起,然后将捉到的虾子倒在晒得滚烫的、大大的青石板上,一会儿工夫,通透的虾子在青石板上就开成了一粒粒红色的花。相对于捉虾而言,逮蟹显得惊险而又刺激,螃蟹喜欢躲在石头下,当轻轻掀开石头刚看到螃蟹的时候,它会迅速逃到另一块更大的石头下面去,这时候,只见满满屏住气息、对准目标,迅速出击,他用食指按住螃蟹的背部,然后用拇指从后面扣住螃蟹腹部,这样,一只大大的螃蟹就成了满满的囊中之物了。我曾经因为技术不熟,被螃蟹夹住手指而血流不止,便再不敢捉蟹了。满满将螃蟹的两只大夹子扯下扔进水里后,把失去武器的螃蟹放到我手里,自己则拿起砍柴的刀嗖的一下钻进了岸边的竹林,一会儿工夫,满满就将一根一尺左右的细竹篙递在我的手上,只见竹篙的一端用刀削成了锋利的利器。我正疑惑着,满满又夺过竹篙给我演示了一番——他轻轻地掀开石头,对着正在逃跑的螃蟹背部猛地戳下去,螃蟹就只有在利器尖上挣扎的份儿了。回家后,母亲会将虾子和螃蟹用油炸得金黄金黄的给我们吃,记忆中,这是我童年最美味的佳肴。

日子就在树上和溪水里悄然而过,转眼间,我们小学就毕业了。初中在十几里外的镇上,开学那天,我跑到满满家去邀约他上学,还没进满满的家,就听见满满带着哭腔说要上学要上学,紧接着就是摔碗的声响,

我怯怯地推开门,看到满满父亲正给满满一记响亮的耳光……

满满终究还是辍学了。那一年,满满13岁。跟着泥瓦匠的父亲走村串乡给人砌墙。而我,则去了镇上的中学住校。再后来,我去了县城读师范,跟满满的联系也就越来越少了。

我师范还没毕业,满满就结婚了,婚后

的满满家境并没有好转,一年生了两个女儿后,满满和他老婆就从村里消失了。

在我做了镇上小学教师的8年后,满满和老婆带着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回到村里。满满安顿好老婆孩子后,自己南下打工去了。满满的老婆也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人,十分能吃苦,满满走后,她起早贪黑、喂猪喂牛,将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打理得井井有条。也许是没有老婆在身边管着,也许是这些年生活的压力压抑着满满,南下打工的他开始学会了赌博,那年冬天格外冷,满满因为输光了所有的路费而无法回家过年,满满的老婆只得东拼西凑借来500元钱邮寄给满满作路费。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因为要回一趟老家,又想着满满家那些缺衣服的孩子,就把家里女儿的一些旧衣物整理出来准备一并给满满的孩子送去。

很久没回老家了,满满的家也有了一些变化,茅草早已换成了瓦片,玉米杆的墙壁也换成了木板。还在满满家院坝的拐角处,就听见了满满老婆如河东狮般骂着满满:“才在煤矿挖得一个月煤,5000块就被你输得精光,那是你用命换来的钱,你有没有想过一家老小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看看孩子们一个个冻成啥样了?……”

远远地,我看见满满跪在房前的泥院坝里,低着头,不敢说一句话。满满老婆则拿着藤条,对着满满使劲乱抽,几个孩子站在旁边吓得哇哇大哭,满满的父亲坐在堂屋的椅子上使劲地抽着旱烟一言不发。或许是打累了,满满的老婆扔掉了藤条,呆呆地站在满满的面前,一个劲地哭泣,良久,她也突然扑通一下跪在了满满的面前,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满满竟然嗷嗷大哭,然后抱住面前的老婆。

我没有上前,而是将带来的衣物放在房屋后墙的拐角处,悄悄离开了。后来的日子,我经常托母亲带一些生活用品或者衣物给满满的孩子。

前些天,我跟母亲回老家,我又准备给满满的孩子捎些日用品和衣物,母亲笑着说,现在不用了,他们家的日子也好了。

远远的,我就看见了满满的家。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三层楼的小洋房,在政府投资的民居改造工程所修建的白色栅栏里面显得耀耀而温馨。房前屋后,栽满了油桐树。我穿过成林成荫的油桐树,站在大门外面,看见几个孩子整整齐齐坐在桌前写着作业,满满跟着老父亲创着满院坝的桐籽,满满的老婆在院坝旁边的水池边哼着歌洗着衣服。

我抬起头。满满家朱红色的大门在太阳底下铮亮铮亮。

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关于表彰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的决定

为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明确要求,按照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关于“做好文艺评论工作激励”的工作部署,为有效激励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决定举办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经过初评、复评、终评,我们决定对于冠超《哈尔滨城市早期美术文化研究》等8部著作、王宏伟《对“画派”“草原画派”相关问题的再思考》等26篇文章进行表彰。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2018年12月25日

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名单

(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序)

著作类8部:

于冠超:《哈尔滨城市早期美术文化研究》
王海洲:《中国电影110年(1905-2015)》
方李珍:《戏曲诗学》
朱文斌:《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
张兰芳:《中国古代艺术风格论》
陈仲义:《现代诗:接受响应论》
高 译:《中国画艺术美学》
黎保荣:《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文章类26篇:

王宏伟:《对“画派”“草原画派”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王 琴:《论广东汉剧“梁派”唱腔艺术特色》
朱天曙:《汉魏六朝:中国早期古典书论的生成及其价值》
任婷婷:《指示于伶而改进于剧——论〈半月剧刊〉剧评的三个维度》
刘倩(春生):《外来客还是旧时友——评上海越剧院〈红楼·音越剧场〉》

祁述裕 陆筱璐:《论放宽文化市场准入——扩大文化市场开放的若干思考》
许苗苗:《游戏逻辑:网络文学的认同规则与抵抗策略》
李 立:《当电影遇上哲学——试论电影史与艺术史的博弈》
李吉提:《郭文景与大歌剧〈骆驼祥子〉》
张 海:《当代书法“尚技”刍议》
张 萌:《唱出更好的自己——听雷佳毕业音乐会有感》
周燕芬 马佳娜:《〈白鹿原〉:文学经典及其“未完成性”》
姜寿田:《国学概念的提出、辨析及书法与国学的关系》
宫明亮(宫达):《雕刻时代的心史——评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
姚亚平:《风格史—断代史 现代性—后现代——西方音乐历史编撰学若干问题的讨论》

索久林:《推动当代摄影大潮的引擎——摄影通感与跨界感悟》
夏 烈:《媒介裂变下的文艺批评生态和批评者重构》
徐 健:《中国话剧危机出现新变种》
唐宏峰:《新机制、新媒体与当代性——对当代条件下文艺高峰建设的思考》
黄 键:《戏曲历史剧的“思”与“诗”》
程光炜:《柳青、皇甫村与20世纪80年代》
傅道彬:《中国文学创立期的艺术格局与历史高度》
谢 麟:《真实性写真山水——宗其香与广西》
黎雪锐 罗 艳:《小人物身上的大时代痕迹——从彩调剧〈哪咤闹海〉到话剧〈花桥荣记〉》
薛晋文:《农村题材电视剧突围的思考与展望》
穆海亮:《论戏曲批评的“非戏曲化”倾向》



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专家组名单

专家组组长:
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
理论组:
组长:王一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理论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成员:白建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张 晶(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舞台艺术组:
组长:罗 斌(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任兼秘书长)
党组成员:王 旭(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
曲研究所所长)
视听艺术组:
组长: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
成员:王次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音乐舞蹈艺术委员会主任)
李树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
陆绍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造型艺术组:
组长:郑晓华(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秘书长)
成员:陈振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郑 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文学组:
组长: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
成员: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主任、编审)
孙 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邱运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陈汉萍(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杂志文艺评论栏目主持)